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第八十八回 演武廳夫妻宵宴 猿臂寨兄弟歸心

話說當時希真對永清道：「你既說明年三月合巹，我都依你。只是我有一言：我這小女，也是一員猛將，摧鋒陷陣少他不得。我這裡廝殺用兵，早晚說不定你二人免不得相見，那裡迴避得許多。我的主意，先擇個吉日，你們二人先拜見了，兄妹相稱，可以省得迴避，陣上又好照應。你不必只管稱弟了。」眾將都道：「主帥之言極是。」希真道：「後日是重陽佳節，又是大吉日，便可行禮。」永清叩頭拜謝。當晚眾頭領都公糾酒筵，與永清賀喜。永清歡喜得一夜睡不着，想道：「久聞女飛衛的英名，但不知他的性格何如。若武藝雖好，性子嬌悍，也屬無趣。真難得陳將軍這般愛我，怎生報答他？」日子最快，已是重陽了。一早，那廳上廳下都掛燈結綵。永清換了一身華服，上廳來先參拜了希真。眾將都齊，劉慧娘也在內。當中點起臂膊粗的龍鳳蠟燭，焚起一爐妙香。希真叫：「請姑娘出來。」少頃，環佩丁東，幾個女兵都插花帶朵打扮著，捧擁麗卿出堂。永清望見，吃了一驚，低下頭去。二人拜了，又同拜了希真。眾人都見了禮。論年紀，一般都是九歲，永清乃是五月初一日建生，麗卿乃是四月初九日建生。——那日過飛龍嶺冷豔山正是他的生日。——永清小二日，呼麗卿為姐，永清為弟。敘禮都畢，大家讓坐。希真同女兒坐了主位兩席，那邊客位上，永清第一位，劉廣第二位，慧娘在劉廣肩下坐了第三位，苟桓第四位，苟英第五位，范成龍第六位，共八桌酒筵。階下奏動細樂，安席已畢。而卿仔細看那祝永清，生得伏犀貫頂，鳳目鴛肩，臉如傅粉，唇如丹砂，嘴角過微微的現出兩個窩兒；戴著頂爛銀束髮紫金冠，穿一領盤金白緞蟒袍，係一圍紅底金鑲白玉帶，腳踏一雙烏緞朝靴，端坐在那邊，果然是座玉山一般。麗卿暗暗道聲慚愧，「果然是個英雄！看他這般氣概，將來怕不是個朝廷的棟樑。他若不被魏虎臣那廝驅迫，怎能得他到這裡。奴家把身子托付了他，真不枉了。爹爹真好眼力！」那永清偷眼看麗卿，真是畫兒上摘下來的一般，怎不歡喜，自付道：「天下世間那有這等人物，我今日莫非當真撞著神仙了！」那劉慧娘見那永清，也是喝采，暗想道：「遠看不如近睹，他兩個人好福氣。不知我那雲龍比他何如？」酒至數論，食供數套，當日眾英雄歡飲，直至二更始散。

連日眾頭領輪流辦酒賀喜，盡日價暢敘，不覺到了九月五日。那日涼颼捲起，氣爽天高，眾英雄都在廳上高會。興濃酒闌，劉廣教眾頭目裨將，就筵前舞槍弄棒，比試取樂。眾頭領都歡喜，各出金帛利物打采。那永清酒後耳熱，便起身對希真道：「小婿放肆，願舞劍樽前，以助一笑。」希真大喜。永清脫去那件白蟒，露出裡面襯衫，從人捧上那口紅鏢劍，走下階去，眾人都讓開了。永清使開那口劍，擊刺有法，進退非常。麗卿暗笑道：「你看他，在我前賣弄精神！我休教他獨自逞能。」也起身對老兒道：「孩兒要與兄弟並舞。」希真笑道：「我料得你必要獻丑。」麗卿便叫侍奉的裨將：「取我那口青鏢劍來。」便脫去了那件大紅對襟三藍繡花衫，卸去了鬢邊的兩排黃菊，簪緊了那麻姑髻，按一按珍珠抹額，紮起了百折宮裙，抹去了釧兒，露出那大紅洋金窄袖襯襖。那裨將捧過劍來，麗卿接了，也走下階去。永清見他來，忙收了劍，立在一邊。眾將都立起來。希真道：「同舞何妨。」二人謙遜了一回，大家放開步位，理開解數，竟是一對穿花蝶，寒光四射。廳上廳下，無不喝采。舞夠多時，希真笑道：「收了吃酒罷。」二人那裡肯住，各要顯本事，漸漸的蓋緊來。呼呼呼的只聽得風雨之聲。少刻，化作兩道白光，一邊白光裡影著一個猩紅美女，一邊白光裡罩定一個玉琢英雄，風車兒般旋轉。眾人看得眼都花了。又好多時，二人慢慢的齊收住。從人上去接了兩口寶劍。二人又見了個禮，一齊上廳來。眾人大喜。希真哈哈大笑，便親賜他們兩杯。二人都拜謝飲了，各歸坐位。

眾樂工奏著細樂勸侑，又是數巡，永清啟請希真道：「小婿貪而無厭，聞得姐姐的弓箭穿楊貫蟲，一發求賜教。」希真笑道：「今日大家歡聚，又不是賭賽。過幾日，到教場裡去比試。」永清謝了。麗卿暗想道：「你看他，這般考核我！怎地待我索性顯個本事，好叫他死心塌地。」又吃了回酒，眾英雄都已面帶春色，大家起身散步。麗卿私下對劉廣道：「姨夫，你攬撥我爹爹到教場裡去。」劉廣點頭笑道：「我理會得。」便對希真道：「這幾日教場四面經霜的楓林，火錦一般赤，何不去賞玩一番？」希真道：「有理，大家都去。」就往大廳西首穿角門過去，沒多少路，到了大教場。

眾人到了演武廳上，看那丹楓，喝采一番。麗卿對希真道：「爹爹，兄弟說要比箭，何不就比？」希真笑道：「我曉得你有一點本事，再隱藏不住。叫他們設垛子。」從人忙去取了幾副隨用的弓箭。兩個伴當去演武廳前按了步數，掛起三個金錢，一字兒橫著。那金錢只得茶杯大小，是麗卿常射的。麗卿便去挑選了一副好弓箭送與永清，道：「請兄弟先射。」永清謙讓。希真道：「自然賢婿先請。」永清接了弓箭，道聲有僭。原來永清的箭也是百發百中，卻不及麗卿的神化。他道麗卿也不過如此，酒後高興，也要賣弄，便吩咐那親隨到垛子邊把金錢取了一個，又退了幾步。那親隨將金錢高擎在手裡，遠遠對永清立著。永清拿著弓箭，側立在演武廳心裡，搭上箭，輕舒猿臂，扣滿了，覷定那親隨手裡的金錢。眾人都替那人捏把汗。只見霎的一道寒星，往那金錢眼裡穿過去。麗卿也暗暗的喝采。永清不慌不忙，連發三箭，都從那金錢眼裡穿過。那親隨人這般伏侍慣的，擎著那金錢神色不變。眾人齊聲喝采。劉慧娘也吃一驚，付道：「那日飛樓上虧我有準備，險些被他射個透明窟窿。」

永清當時把弓繳還。麗卿接了，便取兩枝箭，一枝把來插在腰裡，一枝搭在弦上。那親隨人見是別人來射，連忙避開。麗卿卻走出廳下月台上去。希真道：「你到那裡去射？」眾人都下廳來。只見麗卿把著弓箭仰天看了一看，霍的扭轉柳腰，拽滿了雕弓，聽的一箭往那天上射上去。那枝箭直竄入半天雲裡，力盡了掉轉頭往下落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枝箭方掉轉頭落得沒多少，麗卿早搭上第二枝箭，聽的又射上去。箭鏃對箭鏃，射個正著，鏗的一聲，把上頭那枝箭激開去，離卻數丈，兩枝箭都掉轉頭，滴溜溜的一齊落下來，廝並著插在教場心裡。眾人那一聲驚彩，暴雷也似的響亮。永清大驚，上前拜服道：「姐姐豈但是飛衛，真乃天神降凡也。」麗卿連忙答拜。眾人大喜，都仍上廳坐了。永清暗喜道：「我得此人為妻，何願不足，更有何求，真不知是那世裡修得！」希真道：「秋色實屬可愛，我們就把酒筵移來此處。今日團圓日子，慶賀酒筵，便從今日圓滿。」

當時演武廳上擺好，添些果品，撤去了歌舞，眾人都脫去大衣，換了便服，歡飲至晚。月光上了，眾人都告醉，謝了散去。只剩希真、永清、麗卿三人，從人掌燈火上來。麗卿道：「今夜好月色，爹爹，我們多坐坐去。」希真道：「最好。但我看你們二人，都拘拘束束，尚未盡興，何不洗盥更酌。」永清道：「泰山敬客，自己也未暢飲。」於是吩咐整頓了杯盤，三人重複入席。希真又飲了數杯，看他二人都斯斯文文，各無語言。希真暗想道：「他們得了我，有心腹言語不能暢敘，我不如避了。」便說道：「我兒，你們今日是姐弟，將來不久便是大妻，不必只管拘束。我明日五更要去祭煉那九陽神鐘，不陪你們了。」二人都留道：「正要孝敬爹爹幾杯，怎的便去？」希真道：「不必，我正事要緊。」便吩咐那幾個裨將並眾女兵道：「你們好好伏侍。」希真起身便回去了。

永清、麗卿二人送了，轉身來又都行了禮，讓麗卿大首。麗卿道：「我是主人，那有此理。」永清道：「休論賓主，只是姐姐居大。」麗卿笑道：「恭敬不如從命，今日我權且僭你。」二人對面坐下，女兵輪流把盞，那些裨將都按劍侍立。二人各訴心中本領，分入港。正是：灑落歡腸，更不覺醉。永清問道：「那一位姑娘是誰？是不是那日在飛樓上的劉慧娘？」麗卿笑道：「你知道了還問他則甚。便是雲龍兄弟未過門的娘子，還有那個。」永清稱贊不已道：「好個聰明女子，果然奇巧。」麗卿細問永清家中的事，永清又細細的告訴了一遍。麗卿聽到他母親割股療病，絕食完貞，不覺滴下淚來。永清也灑淚不止。又說到全家遭梁山泊屠戮，只見麗卿那兩道柳眉殺氣橫飛，說道：「兄弟，將來奴家生擒了宋江那賊子，交與你碎割。」永清感激稱謝。二人又痛飲一回，說些閒話。永清道：「姐姐，這般好月色，我同你閒步一回。」麗卿道：「妙哉。」便吩咐備馬。

二人都到月台上，已是三更天氣。那冰輪正當天心，照耀得那教場一汗水也似的清涼，將台上那面帥字旗，隨著微風蕩漾。沉沉夜色，萬籟無聲。麗卿見那旗竿頂上錫打的平安吉慶，忽然想起，問永清道：「兄弟那技方天戟有多少斤重？」永清道：「四口斤。姐姐的梨花槍多少？」麗卿道：「比你的輕四斤，三口六斤。」永清道：「姐姐這般神力，何不再用得重些？」麗卿笑道：

「兵器又不在斤兩上分高低。古人說得好：四兩能撥千斤重。當年呂布何等了得！有句老話：三國英雄算馬超，馬超還是呂布高。他那枝方天戟，只得二□四斤。關王八□二斤的大刀，他也敵得過。何在輕重！」永清點頭。從人備好了馬，牽到月台下。永清見那匹棗騮，稱賞不已。麗卿道：「我這馬，有名叫做穿雲電。你那匹銀合也了得。」永清道：「這是匹大宛馬，戰場上也熬過幾次。」

二人都上了馬，從人遞過馬鞭。八個馬蹄，踏著月色，緩緩而行，從人都追陪著。永清道：「我們都在玉壺中也！」一時興發，抗聲歌道：「桓娥搗藥靈霄闕，碧海亭亭澄皓魄。猶似人間離別多，上弦才滿下弦缺。」麗卿聽罷，笑道：「兄弟，你對著月亮，咿咿唔唔的念誦什麼？好像似讀唐詩，又象說這月亮，什麼上弦下弦！今夜的月亮鏡子般滾圓，那裡還象一張弓？」永清笑道：「對此月色，偶動心曲，胡亂口占一絕，污了姐姐的玉耳。」麗卿笑道：「我不省得什麼叫做一絕兩絕。」永清道：「原來姐姐不善吟詠。」麗卿道：「你不要打市語，只老實說。」永清道：「便是做詩。」麗卿大笑道：「好教詩來做我！老實對你說，字，我也認識幾個，便叫我寫也還寫得，只是苦不甚高。象你與那雲祖公家寫的四幅東絹，亂撇亂劃的草書，卻沒幾個認識。」永清大笑，說道：「姐姐恁般風雅，為何不讀讀書？」麗卿笑道：「書，我爹爹也教我讀過一本《孝經》；後來又教我什麼《孫子□三篇》，解說與我聽，裡面都是些用兵的法兒，這幾年也忘了些。我是這般愚笨，你休要怪我。」永清道：「姐姐說那裡話！姐姐是天上神仙，永清得侍奉左右，俗大福力，怎敢說怪字。」麗卿笑道：「神仙早著哩，我爹爹恁般講究，尚不得到手。」

永清見他這般天真爛漫，□分歡喜。不覺已到教場盡頭，照牆邊二人兜轉馬並立著，遠望那座演武廳，濛濛的裡面燈燭輝煌。永清回頭見那座參宿已從東方高高的升起，稱贊道：「妙呵，你看參星這般明亮，月光都奪他不得。參星大明，天下兵精，且多忠臣良將，何愁天下不太平哉！」麗卿道：「便是，今夜半點雲彩都無，月亮星斗分外明亮。兵馬時常操演，自然精熟。」永清笑了笑。又看了一回，二人並馬而回。麗卿道：「兄弟，你可會空手入白刃麼？」永清驚道：「聞有此事，並不曾見，那裡去學。我師父樂廷芳弟兄也想學，卻無處訪師。姐姐，你可會得？」麗卿道：「是我家祖傳，有什麼不會。」永清大喜。麗卿道：「這個法門學會了，那怕刀槍劍戟麻林一般，空手鑽進去，不但無傷損，還好奪他傢伙使用。只是這個法門最妙最險，要練習得極精極熟，方好應用。倘有絲毫生疏，為害不小。我家世代祖傳，不教外姓。奴家從□四歲上學起，如今已是成功。你不信問他們這幾個。我時常教他們把亂槍只顧擲來，我奪得他們一枝不剩。這法門，是越王時一個處女傳留下的，那人想是個仙家。兄弟，你要學我便教你會，你卻不許去傳人。」永清歡喜得跳下馬來，就草地裡拜倒。麗卿也忙跳下馬答拜道：「折殺奴家。」二人便不騎馬，往演武廳步行。永清道：「又聽說姐姐能空手接箭，可有此事？」麗卿道：「便是這空手入白刃裡的法兒。莫說一副弓箭，便是四五張弓射來。我兩隻手也接得及。若是百□張弓，卻不能接，只好把槍挑撥。你但不信，你此刻射，我接與你看。」永清道：「何必試。」

二人上了演武廳，散坐下，從人獻茶。永清道：「小弟有件東西要送姐姐，一則表心，二則權當聘禮，姐姐恰用得著。」麗卿問是何物，永清道：「姐姐猜猜。」麗卿笑道：「你肚裡的東西，我如何猜得。我用得的，無非是釵釧首飾。」永清道：「不是。」麗卿道：「不是，決定刀槍弓箭軍器之類。」永清笑道：「也不是。對你說了罷，乃是兩副猩紅黃金鎖子連環女甲。那甲又軟又輕，莫說道刀槍弓箭，就是烏槍鉛子，急切也鑽打不入，端的賽過猊。那兩副甲，是在先我姪兒祝彪，托我家叔東京製造的，要與他渾家一丈青三娘做聘禮。量了身材，家叔替他選了上等材料，尋東京第一等好手的甲匠，費煞工本造就。尚未寄去，家下已遭大難，那扈三娘已降了賊。此甲一時賣又無人要，家叔故後，萬年兄到永壽司寨去了，是小弟收藏著；小弟又補授五郎鎮的防禦，不便攜帶，寄放在師父樂廷芳家。我想如今只有姐姐用得著，小弟意欲稟明泰山，去取了他來奉送。順便邀樂師父來聚大義。姐姐道何如？」麗卿大喜稱謝，說道：「既蒙見賜，何不明日就去？」永清領諾。麗卿道：「殘肴尚在，我們終了席。」永清道：「小弟有酒了。夜色已深，小弟告辭，姐姐也請歸寢罷。」麗卿道：「你請自便，明日再會，我還有事哩。」永清別了，上馬而去。

麗卿立在滴水邊，看他出教場去了，重複轉身坐下，心中說不盡那歡喜，叫溫了酒，獨自又吃了□幾杯。覺得酒湧上來。吩咐收拾了。步出月台邊兒上立著，叫取張椅子來，女兵連忙放在他背後。麗卿斜靠著坐下，一隻左臂（身單）在椅背上，一隻右腳擱在膝上，仰面看那輪皓魄，喝采不已。眾人簸箕圈的侍立著，不敢擅離。麗卿回顧眾人道：「我生平最歡喜的是月亮。這般月光下，兩陣交鋒，豈不有趣！」說罷大笑。又說道：「我東京的箭園，不知那個在那裡造化。」眾人都應道：「正是。」麗卿又笑著問道：「你們看我的本領，比祝郎何如？」一個女兵會擲溝子，插嘴道：「姑娘強多哩。祝將軍與姑娘，真是才郎配佳人，天下沒有。」麗卿道：「放你的屁！我是家人，他是野人不成？豺狼還有虎豹哩！」眾人見他醉了，誰敢則聲。

麗卿喉嚨裡汨的一聲，望著地下吐出一口來，叫道：「取碗茶來吃！」一個女兵忙捧過一盞來。麗卿伸著嘴呷了一呷，罵道：「討打的賤人，這般熱茶教我怎吃！揪這賤人去月台下跪著。」一疊連聲的催喝，哪個敢拗他，只得推那獻茶的女兵去月台下跪了。又罵道：「賤人，今日不來打你，明日和你算賬，舌頭被你燙得生疼。」又一個去取了杯涼茶來，一飲而盡，才不做聲。少刻，又看著月亮說道：「我常聽得人說，月亮裡面有個嫦娥，是什麼後羿的渾家。又說那後羿一手好弓箭。到底不知是真的假的？」眾人哪個敢答應。忽低頭看了看，問道：「月台下是那個伏著？」眾人道：「便是那獻茶的翠兒姑娘，罰他跪著哩。」麗卿笑道：「饒他起來。」那翠兒磕頭立起。麗卿笑道：「你上來。」翠兒走近前，麗卿道：「你去，……你把，……你去把那枝梨花槍取來。下次須要小心。」翠兒搗了槍來。麗卿霍的立起身，把那件紅繡衫倒褪下來，一團糟遞與一個女兵，提了槍跳下月台。眾人只得跟隨著。

麗卿把那枝梨花槍掂了掂，月光下爛銀也似的爛亮，口裡說道：「槍呵，我仗著你輔佐我的爹爹。日後掃蕩盡了梁山泊那班狗男女，我爹爹得見官家，那時你也安閒了。」說罷，就那月亮地下丟開解數，颼颼的飛舞。眾人忙都避開。麗卿舞了一口，綽槍在手道：「眾位將軍，那個取件兵器來，與奴家鬥幾合耍子。」眾裨將一齊控背道：「小將們怎上得姑娘的手。」麗卿道：「耍子何妨，我不勸傷你們。」眾將道：「小將們怎敢放肆。夜色已深，請姑娘將息罷。」麗卿喝道：「胡說！今日若出師打仗，你們也這般層在！既不敢來，速帶我馬來。」正要上馬，只見遠遠的幾對紅紗燈，眾人道：「主帥來也。」麗卿忙把槍丟與一個女兵。那女兵不防備得，吃碰了一交，連忙爬起，額角上打起了老大一個疙瘩。麗卿呵呵大笑，罵道：「無用丫頭，怎去上陣！」

少刻，希真已到。一個忙把那衫兒與他披了，麗卿上前道個萬福，已有些捉腳不定。原來希真並不曾睡，正叫人來看他們。有人稟道：「姑娘醉了，還在演武廳上。」只不敢說他纏不清。希真早已明白，便親來看地。當時希真說道：「這丫頭，怎的懂得這般醉！此刻為何還不去睡？」麗卿道：「孩兒正要去了。」希真道：「我恐你酒後鬧事，特來看你，快上馬回去。」麗卿道：「不用騎馬，我會走。」希真道：「不要充硬好漢，只管騎了去。」麗卿告了個罪，上馬。希真道：「酒越醉，禮數越多。你先走。」那馬馱著麗卿，幾個女兵隨著去了。希真待他已去，便對眾人道：「嗣後凡是姑娘飲酒，看他有七八分醉，便來稟知我，不可待到□分。」眾人領帶。希真自去安歇，眾人皆散。

次早，永清入後堂謝筵，因說道：「昨夜小婿貪杯醉也。」希真笑道：「你還好，你那夫人著實噏多了。」便叫左右去看姑娘來。且說那麗卿正起來梳洗，忽見那個女兵包著頭，臉都青腫，驚問道：「你同那個廝打？」眾人都笑。麗卿見笑得蹊蹺，又問道：「莫非我昨夜醉了，怎的打了你？」一個說道：「並不打，姑娘把槍丟與他，他接得不好，打了一交，姑娘還笑他沒用。」麗卿大悔道：「你看我卻恁地吃到這般醉，都忘了。你餘外不妨麼？」那女兵笑道：「沒事。」麗卿道：「休教爹爹得知，你們大家隱諱些則個。」正說時，適值希真來喚。麗卿出堂見了和，與永清相見坐了。希真果然說了他兩句，麗卿笑道：「往常永不如此，昨夜不知怎地，下次再不敢了。」希真道：「並非禁你不許飲酒，只是要有繩墨。年輕女孩兒，那好如此！」麗卿道：「兄弟說有兩副甲要送孩兒。」永清便把前言說了一遍，希真甚喜，道：「久聞令師樂廷芳英雄了得，得他來此相聚最好。但不知樂廷玉今在更生山何如。只是賢婿此時不可去，早晚得令兄萬年來時，須你在此好說話。」永清道：「泰山所見甚是。」

當日午刻，報上山來道：「真將軍等已劫了祝萬年將軍，解上山來了。」希真大喜，即把永清藏了，引了眾將下山迎接。到了

關下，只見真祥麟、劉麒、劉麟等一千人，刀槍擁簇著一乘轎子，抬著那位英雄，已是繩穿索綁。希真連忙下馬，埋怨眾人道：「叫你們好好相請，為何如此無禮！」一面上前扶出轎來，親解繩索，拜謝罪道：「陳希真參謁。瀆冒虎威，敢謝萬死。」眾將都拜。祝萬年連忙答拜道：「頭領何故如此？聞知舍弟永清與你交鋒，今怎地了？」希真道：「請將軍到敝寨，有話說。」萬年道：「我與頭領有何話可說？既有話，便請講。」希真道：「此處非講話之所。希真並不曾與令弟交鋒，必須到小寨一行。」萬年想道：「已到這裡，便上去何妨。」遂穿了衣服，一同上山。希真另備好馬，請他騎了。一同到了正廳上，大家講了禮坐下，萬年開言道：「頭領有話但說，此處非萬年坐地。既蒙不殺，領教了，便好告辭。」希真道：「我與令弟永清，係異姓骨肉，親愛無比，豈有爭鬥之理。」萬年道：「我與你何親？你既不與我的兄弟廝殺，我的兄弟現在何處？」希真使教：「請祝將軍來。」永清即從屏風後轉出，拜道：「哥哥可好？」萬年一見大驚，上前捧住道：「兄弟何故在這裡？」永清便把歸降陳希真的話還未說完，萬年大怒，就那從人身邊抽出口腰刀，便要殺永清，吃眾人擋住。

說時遲那時快，只見屏風後麗卿提劍直奔過來，大喝道：「你這廝想殺那個！」希真連聲喝退，眾人勸他進去。只見萬年雙眉豎起，大罵永清道：「辱沒祖先的畜生，何面見我！」永清跪在地下道：「哥哥請息怒，聽兄弟一言。」萬年把刀指著兄弟道：「你說，你說！看你講出理來！」永清道：「哥哥不知其二，……」遂把魏虎臣怎地逼迫，陳希真怎地捨身入虎穴相救，不由人不感激，細細的說了一遍。一面把魏虎臣的催牒奉與萬年觀看。萬年聽了，又把那牒文看了幾回，縐著眉，只把頭來搖。永清又把未發的那一封信，與他訣別的言語，遞上去。萬年把封皮拆了，讀了一遍，不覺手裡那口腰刀跌了落來，也跪倒地下，抱住永清，只是痛哭。永清亦哭。引得眾英雄無不下淚。萬年道：「哥哥那知你這般苦。」便轉身向希真等拜道：「舍弟深蒙將軍與眾頭領這般愛惜，但是愚弟兄不合都是大宋臣民，斷無在此地之理。何不把舍弟交還了我，同去隱落江湖，再生之恩，世世感戴。」希真道：「將軍，天下那有這等好所在。如有，希真也願隨往。希真心事，你問令弟盡知。」永清便將希真避難不得的話，並自己上山時約的三件事都說了，「今哥哥不肯在此，恐官司遺累。」萬年歎息不已，說道：「既這般說，我也只好權住在此，望陳將軍帶挈。」眾人大喜，重見了禮。

希真吩咐酒筵接風，大家各談衷曲。眾人看那萬年，也生得劍眉玉面，年方二□八歲，只是風流俊俏不及永清。真祥麟、劉麒、劉麟齊說道：「萬年見好武藝，我等三人並他，兀自費力。幸壞了他的坐馬，方擒得住。用蒙汗藥那裡肯上鉤。」希真道：「得英雄到此，山寨有福。」萬年謙讓，忽問道：「兄弟為何叫主帥是泰山？」眾人把永清招親的話說了。萬年大喜，出席唱道：「原來主帥又是我的太親翁，怪道方才說與我有親。不知小姐與兄弟年齒誰長？」劉廣笑道：「便是方才提劍要同你廝並的那位姑娘。」因說及麗卿的得，萬年甚是驚異。希真笑道：「一發叫這瘋丫頭出來拜見了。」劉麒進去沒多時，引了麗卿出來相見了。萬年道：「適才小將誤怪舍弟，一時粗魯，小姐勿罪。」麗卿笑道：「虧你男子漢，半日方說得明白。嫡親手足，你也下得。」眾皆大笑。真祥麟、劉麒、劉麟方才得知，都稱羨道：「果然才郎佳人，天下無雙。」希真道：「自此後權且兄妹稱呼。」二人領諾。萬年對永清道：「我近來也對了頭親。」永清問是那家，萬年道：「便是師父樂廷芳做媒，是他的外甥女兒。姓秦，現在父母俱無，喬寓在舅母家。聞知得那女子也甚賢德。」永清稱賀，便說起：「泰山要請樂師父來聚義。」萬年道：「你去不得，現在各處必然追捕。我代你一行，管請他來。聞師父近來情況也苦，正要去望他。」希真大喜。當夜無話。

次日，萬年便帶幾個原隨的僕從，下山去請樂廷芳。麗卿便囑咐帶那甲來，萬年笑道：「他肯來，便連老小一齊到，何在這副甲。」當時希真等送了萬年下山，回寨分派職事，與劉廣、苟桓商議；真祥麟仍把守山南燧炮台；劉麒把守山北炮台，照應山後事務；劉麟在東山下崢嶸谷口下寨，兼管水軍；劉廣、苟桓、苟英分做兩翼，在西山下寨；范成龍管理錢糧出入，一切倉廩；麗卿在中軍，做全軍兵馬總教頭，掌管操演陣法，一切功罪賞罰，劉慧娘亦在中軍，掌管一切工匠器械製造事務；永清參贊軍機。分派停當，招兵買馬，積草屯糧，打造刀槍弓箭，鑄煉鳥槍大炮，又挑選巧妙匠人百餘人，交慧娘，憑他意想，製造攻守器具。希真道：「我等自此後，凡是官兵來戰，只深溝高壘，可以守得，不許與他對敵。若梁山泊來，便同他廝殺。」范成龍道：「現在山上錢糧，不敷一年支銷。主帥又不肯去借糧，又不肯攻打州縣，萬一被官兵屯守要害，觀我便利，一過年餘，豈不固守死了？」希真道：「我非不知，但我自有主見。攻城搶劫的勾當，我情願死也不做。」

不日，祝萬年回寨，見希真說道：「見過樂廷芳，勸他聚義，他起先不肯，小將再三說詞，他單身到此。現在山下蕭王廟內，不肯上來，要請主帥到彼一會。他說言語投機，方肯歸附。」希真道：「這有何難！」便同萬年、永清二人，帶了從騎下山來。到蕭王廟見了樂廷芳，希真先拜，分賓主坐下。希真看那樂廷芳，生得方面大耳，虎背熊腰，海下一部虬髯，身上甚是藍縷，果然是個英雄。談論了半日，彼此都是天神下界，又係同部，自然情投意洽。當下樂廷芳大喜道：「早知如此，相見恨晚。二位賢弟且陪陳頭領回寨，我歸家收拾了，便一齊都來。」希真甚喜。只見廷芳又低頭說道：「小可有一言奉告。」希真道：「願聞。」廷芳道：「實因合下寒微，來此盤纏俱無。」希真豐然道：「我幾忘了。」忙教人山寨裡去取到黃金二鎰，又白銀二百兩，一並送與廷芳。廷芳收了。永清又道：「弟子所寄的兩副女甲，望同攜來。」廷芳道：「萬年賢弟已對我說了，我此番便帶來。」不說希真等回寨。

且說樂廷芳不日趕回家中，收拾起了，裝了兩輛太平車子，同了妻房並甥女秦氏，一齊起身，把些賬都還清了。就把那兩副甲用油紙包好，放入箱內，外面又用粗木板箱護著，裝入車內。自己騎了那匹舊日的戰馬。行了一日，當日無話。次日重複起行，忽遠遠望見一簇人，都騎著馬奔來，手中僅有兵器，約有二三□眾。樂廷芳道：「歹人來了。」便約退了車輛，取那兩口日月鋼刀懸在脫下。只見那伙人撲到面前，為首一個大漢，乃是個少年英雄，面如冠玉，軍官打扮。那人見了樂廷芳，叫聲阿呀，翻身下馬，拜在道旁。廷芳觀看，不是別人，原來是樂廷玉的徒弟傅玉，現為東平都監。廷芳大喜，也忙下馬相見。廷芳道：「賢弟何往？」傅玉道：「奉樞密院？子，調往青州馬陘鎮，補授馬陘鎮都監。」廷芳道：「可喜，那裡總管是雲天彪。聽說那人英雄，而且仁義待人，你去他標下卻好。你此去想是過更生山？」傅玉道：「正要順便去見師父。」廷芳道：「最妙，我正好托你帶一封信。前面不是一座廟，我們就到那裡去。」眾人都上馬。車仗在路上等著。

一行人都到廟裡，問廟祝討副紙筆。那廟祝見傅玉恁般軒昂，連忙捧過文房四寶來。樂廷芳備細寫了那信，交與傅玉。傅玉問道：「師叔如今挈家何往？」廷芳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因困守不過，已與陳希真相訂，投猿臂寨入伙去了。」傅玉大驚道：「師叔，你為何也起這念頭？只要清白，貧賤何妨。師叔既苦不過，何不屈到弟子任上去，將來好歹博個功名，何必失足綠林？」廷芳道：「承賢弟美意，但我也不能盡為貧困，世上的酸咸我也嘗些過。那陳希真卻不比別處草寇，他並不拒敵官兵，並不滋擾地方，他一心只指望勝得梁山，作贖罪之計，而且為人正直。我到那裡，倒有個出頭日子。況萬年兩弟兄也都在彼，昨日我已相訂了。賢弟由我去罷！」傅玉見勸不住，又聞得萬年、永清兩兄弟也去了，長歎一聲道：「天道何故如此！」便叫從人取出一包銀子，送與廷芳道：「師叔權買些路菜。」廷芳道：「我盤纏盡有，你不安費心。」便起身道：「奉托之事，望勿遲緩。相見有日。」說罷，便出山門，仍就掛了雙刀，傅玉相送上馬，揚鞭竟去。傅玉歎息不已。回頭見那廟祝候送，傅玉吩咐謝了廟祝，帶了從騎，奔青州去了。

那樂廷芳上了大路，帶著老小進發，不日到了猿臂寨。眾英雄迎接上山，聚義廳上敘了禮。希真早已收拾了房間，當時安頓了廷芳的老小。一面叫山前山後都來參拜了新頭領，殺豬宰羊，安排筵席。樂廷芳就把那甲箱取來，交代永清，當廳打開。麗卿已立在老兒背後。開了箱，扯去油紙，取出那兩副甲來。只見霞光燦爛，渾身上下都是金鎖連環，九龍吞口，前後護心明鏡，週身猩紅襯底。眾人一齊喝采，希真便教麗卿披上。麗卿大喜，叫那裨將脫去了罩衫兒，幾個女兵上前取那甲來披在身上，搭好釦子，果然又輕又穩。麗卿叫聲苦，不知高低，盼望了多日，取來卻穿不著。不知為何穿不著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